

【行走笔记】

□李贯通

彩云之根(下)

“文笔”，这是何等的豪迈与自信？凝结了何等的深情与理想？三塔是佛塔，更是滇人生动瑰丽的精神雕像。简洁地说，三塔是滇人的文化图腾，是滇之根。

大理崇圣寺三塔，名闻天下。其久远，已历一千二百年的风雨；其高，直抵天穹，或者说是天穹的砥柱；其造型，简朴而典雅；其地势，矗立于苍山洱海之间。仰望三塔，祥云缭绕，天蓝欲滴，人便有了轻盈而上的幻觉。不禁想起颜渊对夫子的赞叹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”我以手掌按在塔身时，心底有风涌动，暗暗感叹这毕竟就是菩提树了。佛教传说菩提树“茎干黄白”，三塔不正是黄白之身吗？

以上，我的这些有关三塔的感受，是真实的，但不是最强烈的。当云南作协主席黄尧告诉我滇人一直把三塔称作“文笔”时，我被深深地

有了一种透骨的凄怆，共有了对“文治天下”、和合生存的泣血的赞美与呼唤。

把塔或者其他建筑称为“文笔”的，除了云南，天下无二！

“文笔”，这是何等的豪迈与自信？凝结了何等的深情与理想？三塔是佛塔，更是滇人生动瑰丽的精神雕像。简洁地说，三塔是滇人的文化图腾，是滇之根。

滇西的所见所闻，无不印证着这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修养。

据说乾隆有话，“滇人善联”。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常听父亲背诵孙髯翁的滇池大观园对联，父亲声情并茂、一唱三叹。这副长联是我最早的“云南印象”。在丽江、大理、

北旅亦文章”、“风花雪月，玉洱银苍”……这些是我能记下的，自然是挂一漏万了。古人留传下来的通用对联，在滇西也能看到：如丧用的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想孝而亲不留”，婚用的“金屋才高诗咏白雪，玉台春早妆艳红梅”，茶馆用的“花间渴想相如露，竹下闲参陆羽经”。记不清在哪里了，一座颇有规模的老房子翻修，我用相机拍下了门柱的对联：“祖宗一脉真传惟忠惟孝，子孙两条正路曰读曰耕”。我想，这副对联，已经镌刻在了滇人的心中。

真耶？假耶？实耶？梦耶？在这样的古色古香的对联的世界里，谁能不为之陶醉呢？滇人把对联这一“国粹”发扬光大，如此普及，谁能不对其文化修养肃然敬畏呢？模仿古代文人的用词习惯，我的敬畏，可以用“顿首顿首”了！

文化之滇，没有盲区。滇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修养，还可以从白族人家的“佛堂”、傣族村落的奘房、景颇族的十字架上尽情领略。构建精神家园，滇人是最具自觉性的，也是最具自主性的，所以，这个家园是多元文化和谐相融的百花园。

滇西之行，有一个地方使我热泪潸然，这便是“边城”和顺。在这里，我读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——天人合一，读到了人世间最完善的和谐。

踏上和顺的土地，只见四围青山如黛，纱样的雾悠悠游流盼。村民们忙碌于更高处的云和更低处的水，成了天与地的信使。山脚下的人家，在一簇簇的凤尾竹间时隐时现；听不清词的一二句歌声响起，点燃了三五家的炊烟。眼前是碧绿的稻田，时有蛙声起伏，也时有水牛走动；与稻田相邻的是荷塘，荷苞婷婷，荷叶田田，细心看过了，好一个“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”。游客正沉醉，忽然一个久违的、让人心头一

热的形象擦肩而过，拉开十来步的距离了，才看清是一位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、肩扛铁锹的农夫；目送农夫拐进了巷子，才知道天下了小雨。

这般娴静莹澈的田园牧歌，不正是陶渊明梦寐以求的桃花源吗？

及至走进和顺，马上就明白和顺并不仅仅是桃花源。我相继看到了精美壮观的“里仁”牌坊、“佑启人文”牌坊、“和顺顺和”牌坊……相继看到了一座座立于巷道口的，门楣上分别写有“说礼敦诗”、“俗美风淳”、“兴仁讲让”的闾门……还有未来得及观瞻的文昌官、魁星阁、元龙阁、石头山文笔塔……朋友叮嘱我，在和顺讲话要注意，这里的中老年人大都通晓《四书五经》，能背诵的也不乏其人，与内地人交谈，他们更喜欢引经据典，如果你惹出驴头马尾的笑话，他们会感觉很无奈。朋友举例，本地一老太太问内地来的某局长“伯仲几人”，局长不懂，老太太就懒得理他了……

这般意境高古的建筑与儒雅的人，不正是盛世的曲阜吗？

和顺的图书馆，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乡村图书馆。看着那些神情投入地检索线装古籍的年轻人，看着那些在电子阅览室敲击着键盘的白发老农，我流连忘返，真想在这里做一名工作人员，这里才是“天堂的模样”。

有了文化立本的和顺人，自然也会有骄人的业绩。数百年来，和顺都是云南第一侨乡，如今和顺的侨民已达一万多人，遍布十几个国家。

和顺，是古老的耕读文明和开放的商业文明高度统一的典范。

和顺，是滇人文精神、人文理想的杰作。

和顺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明珠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山东省作协原副主席)

据说世界越来越小，很快就要成为一个地球村了。当然，“地球村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还没有严格的规定，我猜，恐怕并不是真要成立个村委会，任命一个或选一个村长，把所有地球人都管起来，或为所有地球人服务。即便到了那时候，让所有地球人都说同一种语言、写同一种文字，也是做不到的，那时候可能更需要翻译。翻译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。难在哪里？难在有些东西中国有外国没有，或外国有中国没有。如果都有，还好翻译，比如狗，中国有，英语国家也有，到了那儿，指着一条狗问，你们叫什么？说叫dog，那么就译成dog，准没错儿。如果一家有一家没有，比如早年的“tank”，就只好译为“坦克”了。这还不是最难的，因为它指涉的总归还是一种实有的“物”，一般不至于弄错，不会误认。

【文化杂谈】

“网络文学”
怎样译成外文

□陈冲



为木牛流马也是tank的一种。但是，如果要把“风水”译成英文，就很困难了。或许应该译为“大自然的搬运工”？那么“风水大师”呢？译为“矿泉水生产商”？

在我国的翻译界就面临着一个此类大难题，即如何将一个我们有人家没有的东西由中文译成外文。具体讲，就是将中文的“网络文学”译成人家能明白的外文。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。从实际情况看，单是中译英，已经有了六种译法，包括“net literature”、“network literature”、“internet literature”、“of network literature”、“cyber literature”、“online literature”。一看就明白，这些译法都出自中国翻译家之手，因为它们全都符合中国的主流价值。在中国，权威专业人士曾经给出过一个明确的定义，叫做“网络文学的本质是文学”，所以这六种译法，无论前面那个字或词怎么变，后面那个字确定无疑都是“literature”。然而，糟糕的是，无论是这六种译法中的哪一种，英语国家的人都看不懂，因为他们那里没有这种东西。假如你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是一种什么东西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排除万难，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们描述这种东西的性状、质地、用途、内容，它们是怎样生产出来的，又是怎样被出售和消费的，它们的好坏是以怎样的标准和方式鉴别的……如此这般，如果对方的智商足够高、知识面足够广，其中的一半大概有可能猜出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了，但是你立刻会面临一个反问：这种东西怎么可以叫“literature”呢？他会告诉你，他们那里也有一种类似的东西，被做成某种类似“书”（因为也有封面）的模样放在网络上，便宜的花一美元就可以下载一本，然后慢慢读。但是这种东西是“读物”，不是“文学”。在英文中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字；把“读物”称作“文学”，是要被人笑话的。

当然，制造出这个翻译难题的真正操盘手或许源自教育。如果不是他们培养了一大批这样的读者，这种别处没有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在中国折腾得如此热火朝天、风生水起？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【若有所思】

□王金龙

银杏树的味道

你也该会预知，在未来的城市的大街上，会流动着关于你的传说：畅游浮来山，探秘银杏王。

齐国公子姜小白避难于莒地的时候，你这棵老银杏已经在浮来山上修行上千年了。等他归国成就了桓公春秋霸业，有点想“胀饱”的时候，管仲就适时提醒他：勿忘在莒。

南朝梁国的文学评论家兼官员刘勰出家浮来山创建定林寺的时候，你这棵老银杏该两千多岁了吧，由秦而汉而三国，打打杀杀，风霜雨雪，你也该见怪不怪了。这位法名慧地的文人，携着他的多卷本《文心雕龙》，前来与你作伴并且终老，你定会以绿叶的婆娑发出会心的微笑。你也该会预知，在未来的城市的大街上，会流动着关于你的传说：畅游浮来山，探秘银杏王。

在鲁地泗水的群山之中，唐贞观二十三年兴建安山寺的时候，特意将大雄宝殿修在了一棵老银杏树的旁边。那棵几乎与你比肩的老树，相传为孔子手植，年岁距

今2500多年，排在你这天下银杏第一树之后，号称山东第三。去年夏天我去参拜这位老三的时候，它以如盖的绿荫迎接我，干巨粗，枝如虬，叶片似一个个绿色小扇面，旁边不远的那棵雌树，已经结满了密密匝匝的青色白果。

虽然是你定义了银杏树的古老意象，就像胡杨树之于大漠、柠檬树之于浪漫、橄榄树之于流浪、菩提树之于修行与虔诚，但我第一次走近一棵银杏树，竟然是在美国——大西洋岸边，东部港口小城纽黑文，耶鲁大学的所在地，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盘着辫子求学的地方。那是一个淫雨绵绵的秋末下午，凉意渐浓了，我去拜访当地的一家报馆，偌大的院子里立着一棵银杏，金黄的叶子树上挂着一半，地下落了一片，在枯草丛里，沾着水珠，晶莹耀眼，令我心下一暖，一下子嗅到了家乡的味

道。那种金黄的味道，完全可以媲美当地万山红遍的北美枫叶。

今年五月，我到日照出差，路过莒县，登上浮来山，进得定林寺，终与你这“天下银杏第一树”撞了个满怀。时值初夏，巨大的树冠绿意盎然，竟有些欲遮天蔽日的气势。古人诗句“十亩荫森更生寒，秦松汉柏莫论年”，用到这里不知恰当不恰当。

在莒县，我讨了一套《校注本清雍正莒州志》，透过密密匝匝的竖排文字，探寻你的踪迹。这本志书的主编是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，他于雍正十一年出任莒州知州，安排修志写史，文稿随他宦海起伏颠沛流离近十年，到乾隆七年时才由后任知州彭甲声印行于世。这本写在近300年前的大作，关于你的记载，已经是洋洋大观了：“浮来山，西二十里，一名浮丘。《春秋》鲁公及莒人盟于浮来，即此。山畔有莒子陵，

有古寺曰定林，即刘勰校释经、昙观送舍利处。寺内银杏一株，大十余围，横荫竟亩，历年，无一朽枝。相传春秋前所植，为州之巨观。往来名公多迂道览赏，题咏甚富。”第十四卷《艺文》收录了康熙年间郡生张孔炤写的《浮来寺修毗卢阁记》，开篇即是“浮来以树传与”，内中更有“殿宇几经修废，人物几经变易，而此树森蔚如故……高树引风，登礼凭眺……与树并茂，与山常峙”等语。还收录了《游浮来观鸭脚联吟》诗一组四首，当是那时文人雅集的同题作文，“鸭脚”就是银杏树的别称。其中有当时著名平民文人战锡侯的一首，我认为甚佳：“浮来晚照日悠悠，把登临聚胜流。绿荫半天遮晓日，柯横数亩隐高楼。根蟠古碣石将没，枝啮残蠹铁半留。坛坫相酬人去尽，一株银杏自春秋。”

(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编辑)